

駢語雕龍

二





駢語雕龍卷之二

吏部尙書

韓康伯掌銓衡。遂進處默之大孝。

鄭緝孝子傳曰。吳隱之字處默。有孝行。遭母喪。時與太常韓康伯鄰。每哭。康伯母輒流淚。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及康伯爲吏部尙書。乃進用之。遂歷清要。白氏六帖曰。吏

部曰藻鏡銓衡。

高季輔居選部。不責思謙之微瑕。

唐書曰。韋思謙爲應城令。坐公事。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尙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始得此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遂擢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後漢百官志註曰。靈帝改吏

部爲選部。徐勉藻鑑之公。止談風月。

梁書曰。徐勉爲吏部尙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曇求詹事。勉正色答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杜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

范雲書牘之

照。敏若神明。

職官分紀曰。梁范雲爲吏部尙書。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若神明。時人服其明瞻。

紙帽顯褚炫之清。

南史曰。褚炫爲吏部尙書。居身清。正。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柴

車感毛玠之儉。

魏志曰。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眞實。退斥華僞。常乘柴車。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民至今稱之。

題目條陳於李肅。

南史曰。李肅善論。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以

此人服之。撰爲選部尙書。舉選號爲得才。

啓事甄拔於山公。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尙書。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才華清通。豫識總角之吏部。

世說新語

曰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禮記註曰總角者收髮結之也 遊處不雜見稱白頭之尚書 梁書曰袁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爲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

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 郭祚下筆而徘徊 後魏書曰郭祚爲吏部尚書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 元順搖扇而慷慨 後魏書曰元順爲吏部尚書時高陽王雍欲以朱暉

爲廷尉托順順搖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叛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 蔡廓恥署徐生之紙尾 建康實錄曰宋廢帝時蔡廓爲吏部尚書徐羨之謂

傅亮曰黃門已下悉委蔡自此以上固宜共參同異 光廷惟隨閤子於筆端 唐書曰裴光廷爲吏部尚書時有門下主事閤麟之廓聞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署紙尾也遂辭不拜 爲光廷腹心專知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廷隨而

下筆時人語曰刑于寡妻 毛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謝朓動容於范績之嘲 南史曰初謝朓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以投朓朓不敢相見及拜吏

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才人無 詔違天子脩義失色於高居之詞 後魏書曰元脩義爲吏部尚書唯事貨賄時高居者求上黨郡關脩義抑居不與居對衆呼天

嗚賊人間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 彥回却金於求官 齊書曰褚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一人求官袖中將一餅金示曰人無知者彥回曰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

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必見與不得不相啓 鄧攸辭錢以完節 晉書曰鄧攸遷吏部尚書收馬於家庭妻息食素不受一錢於人 孔煥不許江總之詹事 陳紀曰孔煥爲吏部尚書

此人懼收金而去 子詹事煥曰江總有陳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太子乃 楊愔獨識漫漢之賢才 三國典略曰東魏以楊愔典選嘗六十人爲一甲言於陳主將許之煥乃啓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 愔令其自敘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無有誤者

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
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吾何以不識卿漫漢驚服
肅淪稱五人之尙書梁書曰謝莊子肅淪子覽覽孫溫
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尙書通典曰秦時少

府遣吏四人在殿中舉莊爲二世之吏部梁書曰謝舉掌吏部舉祖莊於宋代
再典選至舉又二爲此職前代未有盧毓立考課馳名難塞於四聰之譏魏志

曰盧毓爲吏部尙書文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前此諸葛誕鄧鸞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謂選舉莫取有名者如畫地作餅
不可啖也毓曰名不可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王者正以循名按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

混淆虛實相蒙帝納其言遂作考課法魏志曰諸葛誕鄧鸞
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蔡克居天曹正人早識於一字之拔晉書曰蔡克居選官苟進之
徒望風畏懼初克未仕時山

簡常與王衍書曰蔡子克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
稱後衍聞克正選官曰山子之言驗於今矣唐六典曰吏部尙書周之天官卿也子顯負氣於揮扇齊書曰蕭子顯爲吏部尙書負
衣冠切恨之葉顒寵異於賜茶楊誠齋集曰宋葉顒權吏部尙書乾
道九年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疑重剛方敦復紹巨源之節介周平園集曰宋晏敦
復爲吏部尙書上嘗

舉扇一揮而楊誠齋集曰宋葉顒權吏部尙書乾
道九年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疑重剛方敦復紹巨源之節介周平園集曰宋晏敦
復爲吏部尙書上嘗

嘆曰敦復疑重剛方當公介然行總有序摘發清明事無奸滯
山濤毛玠無以過之晉書曰山濤字巨源少有器量介然不羣
衣冠禮樂楊素贊牛弘之才能隋書曰牛弘吏部拜尙書時獻
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議

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乃不拜讓
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素嘆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吏部侍郎

風神高邁。裴楷得玉山之稱。

晉書曰：裴楷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山。照人。關駟十三洲記曰：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

選舉公明。唐馮蒙金鏡之

唐書曰：唐馮爲吏部侍郎。凡所銓綜。時稱平允。太宗賜金背鏡一。而以表其精鑒焉。

弘景守正。權貴咸憚於踵門。

唐書曰：韋弘景累遷吏侍銓綜。平介。權貴憚其嚴正。不敢潤以私。

孔緯無私。書

翰不省於盈几。

唐書曰：孔緯樞要有所私。託書盈几不省。

李至遠辨令史丁士之改。

會要曰：李至遠權知吏部侍郎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

授官。後卽添成文字。至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士姓名。此必刁某也。省內以爲神明。

溫彥博慚裴略遮賢之言。

唐新書曰：溫彥博爲吏侍。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嘲諷。彥博令嘲屏牆略曰：高

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慚而與官。

孝基知人。識房杜之國器。

隋書曰：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謹絕倫。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爲知人。唐書贊曰：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相繼爲相。他人莫得比焉。

行儉選士。拔王蘇之雄才。

唐新語曰：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後劇果爲天官侍郎。味道至相位。

點頭更

擬之詞。蘇生見怒於裴子。

唐書曰：蘇晉爲吏侍。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却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爲侮。已出晉汝州刺史。

厲色含容之態。晉卿受欺

於吏胥。

唐書曰：苗晉卿知吏部。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舍容之。胥吏多因緣爲奸。賄賂大行。

李下無蹊。知遠塞請謁之邪徑。

通典曰：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敏手。號李下無蹊。

門前徹棘。姜晦誇明斷之奇才。

會要曰：姜晦爲吏部侍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晦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前規。咸以爲不可。竟銓衡得所。

賄賂不行。盧李允協於公平。唐書曰：盧從愿拜吏部侍郎，精心調理，大稱平允。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稱曰：前有裴馬，後有盧李。裴馬無慚於輿議。唐書曰：裴行儉馬載爲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

甚有能名。時永叔辭職進疏，聞亦擲紅燭之辭。吳永叔辭狀曰：渙若出綸，震于聞命，赤墀載筆，幾瞻言動之容。紅燭燃窗，兩被人稱爲裴馬。傳宣之寵禮記曰：天子丹墀，漢官典職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沈括筆談曰：玉

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以爲玉堂盛事。韋陟洩官致仕，羞青壇朱紱之判。唐書曰：韋陟嘗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

敘五品陟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拜臥，時人推其強宜。易曰：朱紱方來，朱紱乃朝服也。

吏部郎中

褚翔被徵，百姓追送於出境。宋書曰：褚翔爲義興太守，徵爲吏部郎中，去部百姓老少追送出境。彥德歸省，顯官餞別於傾朝。晉中興書曰：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中，告休定省。

傾朝。海岱清英。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山名岱輿，劉邵人送別。物志曰：草之精秀者爲英，人聰明秀出謂之英。徐寧膺桓彝之薦。晉書曰：庾亮每屬桓彝，一佳吏部，彝曰：與縣宰徐寧海岱清士，卽遷吏部。江

漢崇望。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岷山導漾，東流爲漢，左傳曰：江漢淮漳楚之望也。庾生動劉劭之稱。齊書曰：庾杲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曰：是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遷吏部郎中。先捧紫泥。聞見後錄

曰：奮說武都紫泥，用封。裴老思征西於同日。唐書曰：裴度柳公綽俱爲判官，公綽先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別云：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列植嘉樹，顧公慮庭中。

於後時。梁書曰：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爾，後果然。

自負才華，橋東拂專心之望。

唐書曰：王尚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降膳部。

員外郎，徵有愧恨，張恭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股臃，却落省橋東。

獨持忠節，陝中擅挾印之名。

唐書曰：裴諳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諳徒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上，曰：疾風知勁草。

戶部尙書

孫平儲義倉之粟。

隋書曰：長孫平爲度支尙書，見天下州縣多糶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杜預擅武庫之名。

唐書曰：杜預爲度支尙書，號杜武庫，言無所不

有，易林曰：武庫軍府甲兵所聚。

崔子又嚴偉以立朝。

唐書曰：崔從字子又，爲戶部尙書，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

鄭善果奉法於脩職。

唐書曰：鄭善果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尙書，正身奉法，甚有善績，李

緯居民部，適速好鬚之譏。

唐書曰：太宗幸翠微宮，授李緯民部尙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尙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好鬚，更無他語，遂改緯潞州刺史。

何胤歸雲

門，勅給白衣之祿。

梁書曰：何胤爲民部尙書，後辭官，隱于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尙書祿，胤固辭。

八年主計，王紹膺眷待於豐隆。

唐書曰：王紹進戶部尙書，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政事多

闕，訪紹亦未嘗一言漏於人。

六曹擇賢，李嘉受訓辭於勅詰。

唐授李承嘉制曰：紫極八座，非德莫居，丹屏六曹，惟賢是擇。

特令早拜，景歷改午後之期。

南史曰：蔡景歷拜度

支尙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評決僉同，劉漑得中丞之會。

梁書曰：劉洽爲御史中丞，漑爲左民尙書，舊尙書不得入尙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

有礙刺省評決。乃許入漑省。亦以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李常掌邦計。貪吏少變於冰壺。

宋史曰。李常爲戶部尙書。常文士。少史幹。或疑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指

克之患。庶幾小息。姚元崇冰壺誠曰。冰壺者。洞澈無瑕。澄空見底。內懷冰清。外涵玉潤。玉本無瑕。冰亦至潔。喻彼廉貞。能守其節。

隱之判度支。清風每乏於氍席。

晉書曰。吳隱之爲度支尙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

王琚預參政事。尊寵於內相之稱。

唐書曰。王琚爲戶部尙書。帝於琚眷委特異。預政事。號內宰相。

韋煥辭掌民曹。自幸於版使之讓。

佳話錄曰。韋煥辭判戶部。歸謂

甥姪曰。已讓版使矣。周禮曰。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

司徒

相繼盡職。爰致緇衣之褒。

毛詩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功焉。

役志聚財。自忘牙籌之陋。

王隱晉書曰。王戎拜司徒。性好治生。園田周遍。

天下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貲。

布衣何嫌於劉寵。

謝承後漢書曰。劉寵爲司徒。臥籠布被。

章綬不動於巨源。

晉書曰。山濤字巨源。爲司徒。固辭。已勅斷章表。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

君房明察守正。無愧關內之封。

謝承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同。

偉伯恭約盡忠。實遵殿上之戒。

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遷

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因戒之曰。未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鑒戒。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職任。

念王室於朝會。袁安動

容。東觀漢記曰袁安爲司徒每朝會憂念王至未嘗不流涕。想成績於太常君牙纘服。尚書曰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乃舊服毋

考。居位失望崔烈貽銅臭之差。九州春秋曰靈帝時賣官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烈子鈞亦有時名烈曰吾居三公議者何如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不謂不當爲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謂鈞曰

嫌其銅臭。遷秩中台蔡茂協禾穗之夢。後漢書曰蔡茂爲司徒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挑取之得中禾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禾中台之位禾失爲秩雖

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衰職有關公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王渾禁絳衣於屬吏。晉書曰王渾遷司徒仍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卓服識者美其稱職。魏舒還紫綬於

殿廷。晉書曰魏舒爲司徒年邁致仕正月法服入殿朝會罷還還奉送章綬。

戶部侍郎

省中伏獵之譏蕭晔未博於經史。唐書曰蕭晔不知書嘗與嚴挺之稱伏獵爲伏獵挺之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玉燭寶典曰獵者祭先祖也風俗通曰獵者獵也因獵取獸而祭先祖也或曰新故交接大祭

以報功也。例外羨餘之進柳約聚斂於貨財。周益公集曰宋柳約權戶部侍郎感激奮勵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以進。張平叔掌府藏羞聞老奴之稱。唐書曰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儒

曰張平叔爲戶部侍郎狡險大言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王彥威判度支終陷瘵官之誚。唐書曰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事素非所長。

元紘寵隆一副。乃得明主之褒嘉。

唐書曰：李元紘爲戶部侍郎，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議得失，以奏之上，上大悅，賜衣一副，絹二百匹。

孟陽年近四旬，尙貽賢母之嗟。

嘆。晉書曰：潘孟陽爲戶部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戶版精於楊瑒之議。

唐書曰：楊瑒爲戶部侍郎，上召議戶口之事，瑒因奏人間損益，帝嗟賞。

民數詳於承慶之詞。

唐書曰：太宗問盧承慶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敘夏已後迄周隋，皆有依據。

貳卿秩拜於馳驄，表微慰蘭臺之殊寵。

唐書曰：韋表微爲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時長慶寶曆國家比多變故，凡在翰林，例無

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備承恩渥，盛于一時，馳驄見下侍御史註。

太一重歸於別鶴，禹錫想內署之雄聲。

劉禹錫送李戶侍詩曰：昔年內署振雄聲，今日東都結去思，華昌却復文昌位。

別鶴重歸太乙池，辛氏三秦記曰：漢建章宮有太液池，池中築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此云太乙，未詳。

禮部尙書

文紀陟官，神機形於鼎卦之筮。

唐書曰：李綱字文紀，初仕隋，官不進，筮之，得鼎卦，筮人曰：君當爲卿輔，待易乃如志。至唐，官終禮部尙書，易曰：鼎象也，註疏曰：革去故而鼎成新也。

宋弁多藝，兼攝

顯於祀戎之詞。

北史曰：後魏孝文征馬圈，留宋弁兼祠部尙書攝行兵事，及行，執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管攝二曹。

高麗市書。

唐書曰：高麗俗愛書籍，至於衡門廝養之家，各有街衢造大屋，謂之局堂，子弟晝夜在此讀書。

習射，蘇軾爰漢事而入諫。

通略曰：宋高麗貢使，請買書籍，朝廷以故事盡許之，禮部尙書蘇軾言：漢東王求諸子太史公書，猶不許，今可與乎？詔曾經買者許，依例。

功臣配饗。

尙書疏曰：古者祿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

豐稷引唐典以獻言。通略曰。宋豐稷爲禮部尙書。哲宗升祔。議功臣配饗。稷云。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得罪於哲宗。稷曰。止論其有功。爾如唐五王配饗。中宗豈非得罪於中宗者哉。薛稷恩絕羣臣。寵

遇誇宮中之召入。唐書曰。睿宗時。薛稷爲禮部尙書。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羣臣。叔達報加上爵。馭貴感武德之讜言。唐書曰。建成元。吉疾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感

其言。將有貶責。陳叔達固諫。乃止。時拜禮部尙書。勞之曰。武德聞公有直言。故以報卿。蕭子範表曰。五星懸暉。差池紫宮。之典。百官根本。聯曹建禮之門。韓昭仕慚一條於折

線。北夢鎖言曰。僞蜀韓昭仕爲禮部尙書。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李台穀曰。韓八座才藝。如折襪線。無一條長。禮臣不佞。世誦燕許之碑。尙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唐燕許公碑曰。禮

臣不佞。宗伯大僚。時誇李絳之制。尙書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唐李絳制曰。宗伯秩禮。是爲大僚。禮部壁記。洪邁歸萬務於文昌。洪邁壁記曰。自元豐定官制。歸天下

萬務於文昌。曹分賦職。周禮曰。春官掌邦禮。曳履。見下履註。春官謝詞。益公重高班於曳履。周必大謝除禮書兼翰學表曰。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

頗採用周官唐六典云。依華益之星。尙玷續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愧於私人。

禮部侍郎

瑞柳試士。呂渭見嘉於英君。唐書曰。呂渭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已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試進士。取瑞柳爲題。帝聞而嘉之。德星題堂。崔邠特褒於

明主。唐書曰：崔氏兄弟六人，邪鄙，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居光德。梯牆決事，嘆知章之無才。舊唐書曰：惠文太子薨，詔禮部選里構便齋宣宗曰：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廢子弟喧訴盈廷，知章於是。以麻鞋戲辭，識常袞之遠器。南部新書曰：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鞋戲之曰：留取破麻鞋著，及袞視事，不浹旬果拜。張守受命。

召見於政事之堂。中興繫年錄曰：宋中丞張守，除禮部侍郎，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至政事堂中，諭以正人不宜輕去朝命，乃受命。魏公拜官，宣諭於魏峨之殿。朱文公集曰：張魏公復除知興

元府，已登舟，除禮部侍郎，召對便殿，上慰若宣諭曰：時將有爲，正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唐書曰：韋涉字殷卿，爲禮部侍郎，裁鑑尤長。柳德輝志篤於好賢。

唐書曰：柳璟字德輝，爲禮部侍郎，寬信好士，遊於門者，他日皆顯於世。坐中抗聲，直節阻權臣之議。中興繫年錄曰：魯開爲禮部侍郎，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危，止合論存

亡爾，檜驚其言。從容宣奏，禮部重宰臣之尊。唐書曰：韋純爲禮部侍郎，取士抑浮華，先行實，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

兵部尙書

史記載縉雲之名。史記曰：黃帝夏官爲縉雲。左傳紀雖鳩之職。左傳曰：雖鳩氏司馬也。南省視事。唐書曰：李輔國爲兵部尙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西曹掌兵。崔融

議曰：伏望詔東西二曹，兩都分簡，東爲吏部，西爲兵部。懷遠却駿馬之求。通典曰：唐李懷遠除兵部尙書，雖久居榮位，而彌尙簡率，常乘款段馬，左僕射竇盧欽望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嚇，何假別求，聞者嘆美，白

孔大帖曰紫鬃綠耳並駿馬驚駘款段並羸馬。唐書曰吳湊為京兆尹以能政兼兵部尚書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吳湊留槐樹之思。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湊卒人指樹而懷之。數訪時政探

王起之謀猷。唐職林曰王起為兵部尚書文宗數訪逮時政起因對曰愿寬逐臣。坐語從容顯黃中之尊寵。朱文公撰黃端明碑曰宋黃中為兵部尚書兼侍讀每常入直上常先遣人候視至則亟召入坐語

從容知無不言。緝熙九法。毛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遷周禮曰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董正六師。俞書曰董正治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威嚴著孫逖之制詞。唐孫逖撰

制曰緝熙九法董正六師俾謀猷於七兵仍啓沃於三事。星注。見上。連芳八座。見上。書令注。職業見李嶠之表疏。唐李嶠為楊執宗讓表曰光寵載臨震

豈惟連芳入座上比七星。星注。見上。驪山講武。述征記曰驪山在長安東左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注云事武事也。新州陷軍容之愆。唐書曰元宗講武於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坐

虧失軍容將斬張說諫曰元振有功於社稷不可加刑乃流新州。宋言行錄曰宋祀南郊蘇軾以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行禮畢特至青城忽有赭傘轎車并青蓋轎車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

檢使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井某國夫人某公主也公即於青城上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申劾有司嚴整伏衛五經精義曰鹵者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命為鹵簿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

龍虎之驅馳。續世說曰詩云圻父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玄扈樓高顧盼觀鳳凰之翔集。河圖曰黃帝坐玄扈之樓上與司馬容光觀鳳凰之至春秋合誠圖曰玄扈山在五洛縣

里。一百

兵部侍郎

三起三留。蔣仲詳北陞之對。

唐書曰：蔣仲詳為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仲，每見，咨天下得失。仲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對卿矣。仲不喻，未幾拜相云。

一父一子。崔湜誇南省之榮。

唐書

日：崔湜為兵部侍郎，父搆為禮部，父子同為南省副貳，自唐以來未有也。

請對督府之密言。徽謀思於五月。

周平園集曰：宋周葵除兵部侍郎，元顏亮斃，張公自督府來朝，密言恢復，公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千言，上唯

唯五月敗，書聞，上思公言，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

托辭御札之未降。直議盡於一朝。

唐書曰：袁澳遷兵部侍郎時，有邦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却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上

旨多從之。王敏節獻納嘉猷。詳畫秦隴之勢。

北盟會編曰：宋王敏節度為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隴形勢利害，上大喜，即日遷兵部尚書。

衛次公不拘常格。優遇徐李

之孫。唐書曰：衛次公為兵部侍郎，選人李勣，徐有功之孫，在點中，公召而謂曰：子之祖先勳在王府，豈限常格，並優秩而遣之。

自守端嚴。元輔繩盧奕之祖武。

唐書曰：盧元輔端靖介正，能紹其祖，奕奕知東都武部選

事卒，贈兵部尚書。

參謀機務。弘禮紹越公之家風。

唐書曰：楊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為兵部侍郎，入參機務，出統衆攻戰，太宗曰：越公兒耶，故有家風矣。隋書曰：楊素封越國公。

西臺之遷。弘

武陳諷諫於天主。

唐書曰：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帝嘗謂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帝咲不罪。

北扉之闕。張燾不狗議於權臣。

中興繫年錄曰：宋兵部侍郎張燾，力詆并詔之議，秦檜患之，燾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宜早出，燾大駭曰：愈不敢出矣，若使草國書，豈能曲狗意旨哉。

刑部尚書

羊侃郤僧胤之候謁。梁書曰：羊侃爲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床非閹人所坐，竟不前時人美其貞正。

隱甫絕仙客之交談。

唐書曰：崔隱甫，潔介自守，以強正稱爲刑部尚書，帝欲相之，謂曰：牛

仙客可與卿嘗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

劉祥道覆獄歎歎。

唐書曰：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歎歎累嘆，奏決之日，爲

之食。

顏真卿上書激切。

唐書曰：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請百官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時顏真卿爲檢校刑書，乃上疏曰：天寶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不過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矣。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盡日決務，李適之居職無虧。

唐書曰：李適之拜刑書，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兩載息妖，徐孝

後

先秉正不撓。

宋史曰：徐孝先爲都官尚書，其省年久多有鬼怪，每昏夜有聲，或見人着衣冠，前向書，周確卒於此。後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

沈重講周禮於合歡之殿。

書曰：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又合於合歡殿講周禮，輿地志曰：未央宮後有合歡殿。

公綽釋重獄於京兆之畿。

唐書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毀卑，非亂，且其子在，以

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

紹蔽芾於謳歌。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人思召公之德久而彌深，愛其棠，彌至也。埤雅曰：甘棠，今之杜梨也。

秋卿思唐家之詔令。

唐太詔令曰：秋卿恤刑事無阻

撓，又云紹蔽芾於謳歌，盡側成於法理。

嚴棘木於聽察，司寇率王制之哀矜。

禮記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聽之於棘木之下，以獄之成告于王。張鷟曰：大舜有欽恤之言，穆王有哀矜之教云。自

款律書固辭於冬卿之改。

唐書曰屈突通爲刑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周禮曰冬官掌邦事

奏禁黥杖慎議於大夫之刑。

宋史曰蘇頌知審刑院時知金州張仲宣枉法抵冠

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今刑爲徒隸恐汗辱致死耳仲宣由是得免杖黥

刑部侍郎

丹墀議刑。

會稽典錄曰盛吉爲廷尉每冬至節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白雲司職。

孫逖撰授裴敦復制曰功實簡心賞宜超等委之刑柄俾踐白雲之司錫以身章更增金印之秩刑部署爲白雲司

子詔

辭賞展根心惻怛之誠。

宋言行錄曰張九成兼刑侍一旦法寺以成案上大辟公閱首未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爵而朝論欲以爲賞公辭曰職在詳刑而實衆以邀賞可乎子詔乃九成字

劉瑒

明刑奏大中統類之籍。

唐書曰劉瑒爲刑侍精於法律選制勅可用者議其輕重成一家書號大中統類奏行之

奏劾侮聖宗翰斥宴會於池前。

澠水燕談曰元祐中駕幸凝祥池宴

從臣伶人以先聖爲戲刑侍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此戲者詔斥去之詔今豈宜有此詔付伶官于理

剖決如神王播置條格於座右。

唐書曰王播爲刑侍長於史術法寺議讞科條繁雜播備舉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

決疾速如神僚屬歎服

引例貸配豈撓執政之權。

長編曰初刑部有規殺人獄侍部彭汝勵引例乞加貸配執政不以爲是降特旨皆殺之汝勵執不可

進貳秋卿堪誦致仕之誥。

石作崔嶧刑侍致仕誥曰具官某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

守正秉憲陳魯公平反於祥刑。

宋言行錄曰陳魯公康伯諡文正兼刑侍前此有司專用權風旨爲獄重輕公平反之故

家多被其賜定罪原情。范百祿挺議於讞獄。東都事略曰。范百祿為刑侍。有以強盜及圖殺情可矜者。讞于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利而以為不疑。原情而以為無可。

憫。則不可。百祿用法。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

工部尚書

張鷟司職以居四民。周禮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唐張鷟集曰。位當玄武之官。職在司空之任。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周成之朝。毛公處其地。立本相代而為八座。唐書曰。闔立本代兄立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

為八座。時人榮之。沈衆構太極之殿。陳書曰。初侯景時。殿被焚。承聖中。議營之。獨欠一柱。至陳高祖時。忽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構太極殿。豐稷

上遠佞之章。編年備要曰。宋元符時。曾布之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剗於奏章之語。上問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李大義忠謹以成名。

唐書曰。李大義為工部尚書。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于非其義。隋書曰。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正身奉法。夙推善果之才。新唐書曰。鄭善果為工部尚書。正身奉法。夙推善果之才。

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好善樂賢。誰擬休烈之績。唐書曰。于休烈為工部尚書。不治產業。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創立戎器。陳從易之巧思過人。陳書曰。陳從易為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入告訐謨。毛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張忠簡之通達國體。周平園集曰。宋張忠簡公。闡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常宣名。簡確古今。諍訪時事。屢引疾乞閑。上曰。朕所以知外事。皆賴尚書。忍

言去耶。

司空

竇融居功臣之右。辭氣謙恭。

後漢書曰：竇融拜冀州牧，十餘日，遷大司空。融自以為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會進見，容貌詞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

師宗擅儒宗之經，令聞

昭著。

漢書曰：師丹為大司空，策免唐林，上疏曰：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海內未見其過，免爵太重，識者咸以為宜復爵邑，使奉朝請。

在位清白，擬貢禹之高風。

漢書曰：第五倫為司空，性質少文采，在位以清白稱，時人

方之貢禹。又曰：貢禹為光祿大夫，家嘗尚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

事主竭忠，紹史魚之秉正。

魏志曰：元年，司空缺，孟康奏曰：校尉崔林忠直不同，則史魚之德，清論守約，則季文之匹，遂為司空。史魚見上薦賢註。

去籍通賓客之見，悉納賢能。

後漢書曰：陳寵為司空府，故事以吏至時，自公以下，督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時論大之。

削稿減封事之書，密陳得失。

漢書曰：陳羣為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也。或譏羣居位拱默及羣薨，詔選名臣奏議，朝士見羣諫事，皆歎服焉。

寵昇金輅，用酬裴寂之元勳。

唐書曰：裴寂為司空，時太宗祀南郊，命寂

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固讓，上曰：以卿有佐命之勳，無忌亦宜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號登白衣，乃彰荀爽之應召。

荀氏家傳曰：荀爽，董卓秉政，徵起巖穴，九十五日而為司空，時號為白衣登三公。

表求換秩，止立學士之班。

宋史曰：天禧間，以太保太學士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時，欽若求待東宮講讀以輔世，兼三少品序非便，表求換秩，乃有是命，止立學士班。

舉動方嚴，甚得大臣之

節。華嶠後漢書曰。李融善議論。顯宗以為才堪宰相。心移慕祿。馮老忍恥於掃除。五代史曰。馮道拜司空。或云祭祀時。便令掃除。道曰。司空掃除。吾無所憚。既而知其非。

乃志切正君。王朗奏疏於遊獵。魏志曰。王朗為司空。文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已。詔有司施行。謀著三事。周禮曰。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尚書曰。三事允治。註云。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歐陽子之嘆想猶存。歐陽脩挽宋司空詩曰。文章天下無雙譽。伯仲人間第一流。出入兩朝推舊德。周旋三事著嘉謀。任總六條。劉孝

儀之懇辭未艾。梁劉孝儀為臨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謬竊隆重。職班三事。任總六條。俯司土地。仰變陰陽。今水沝乃作。旱魃為災。乞降茲台步。協此天人。

工部侍郎

御書一軸。時誇忠簡之榮。周平園集曰。宋張忠簡權工部侍郎。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公乃上十事。時應詔數十人。惟張與王十朋斥言權倖無所回隱。明日上召兩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者再。回授御書一軸。典制

百工。周禮曰。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世頌常袞之制。常袞撰授蔣渙制曰。忠信孝友。周而不器。溢聲華於文藻。潤禮體於經術。百工惟時。命汝典制。錢昱才短。竟改職於郢州。

筆談曰。宋太宗重惜名器。遷祕書監錢昱為工侍。連典數郡。棲筠名揚。終起望於相府。唐書曰。李棲筠為工部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即改郢州團練使。侍郎魁然有宰相望。入對典學。堪

羨兼職之榮。長編曰。楊龜山為工部侍郎。入對。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以君德在是故也。尋命兼侍讀。懇奏退居。忽生墮笏之懼。宋史曰。雷德驥為工部。求致仕。先是與趙普不協。普再入

相制下之日。德驪万立朝。
不覺笏墮。遂拜章求退。

工部員外郎

設職司平。乃定龍朔之制。唐六典曰。龍朔三年。改工部員外郎爲司平員外郎。起部承務。遂更開皇之名。隋書曰。開皇時。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粉署馨香。

杜山夔府詠懷一百韻詩曰。霧雨銀章溢。馨香粉署妍。趙次公註曰。蓋郎官。及村野人。鸚鵡桑麻交。公侯爲等倫。杜公致嘆於村野。杜甫寄薛郎中詩曰。雖爲尙書郎。不握關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爲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

玉階諫諍。蔣係見稱於朝堂。唐書曰。蔣係爲工部員外郎時。宰相宋申錫爲北軍羅織。係在不測。係與諫官崔玄亮泣諫於玉階之下。申錫方減死。時論稱之。

翰林院

堂揭摛文。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殿頒綺被。蘇易簡續翰林志曰。凡初選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供珍饈美酒。內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之類。鵲鳴海棠之上。宜召

啓機。金坡遺事曰。宋朝學士院。有雙鵲常棲於海棠上。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因謂之靈鵲。鱸出蓬池之中。賜食寵異。李白詩曰。荷淨蓬池鱸。天寒郢水醪。注曰。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鱸。夏至頒水及酒。

以酒味和冰而飲。入相兆巨槐於高閣。蘇續志曰。學士院第三廳。閣子有一巨槐。素髯。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制詞必分草於聚廳。蘇續志曰。翰林或郊園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

分章。鈞下龍池。詞臣實神仙之職。唐職官分紀曰：太宗至上林曲宴，幸衡勳齋，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鈞，舉觴賦詩，上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御苑和詩以賜焉。藜輝鰲禁。拾遺記曰：劉向

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吹杖端烟燃與向曰：我太白之精。天帝聞卯金傳學，吾下而觀焉。筆談曰：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繁禁。翰苑擬瀛洲之宮。蘇續志曰：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帶水以布之，風濤浩

渺，擬瀛洲之象也。脩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眞人世之仙境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曰瀛洲。視草臺高。筆談曰：翰林院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文

章起號於六絕。唐翰林志曰：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章書畫等六事過人。奇花砌密。見上註。才華先試以五題。續通典曰：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响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

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五題。

翰林學士

張鷟文優。時擬青錢於萬選。唐書曰：張鷟凡八登甲科，員牛干曰：張子之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李程性懶。常移紅日於八甌。李肇翰林志曰：北

冬中日及五甌，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常過八磚，乃至，衆呼爲八磚學士。餘慶膺繒纈之頒。通典曰：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繒纈，令爲寒衣，繒帛總名也。纈，綿也。章

綬得纈袍之覆。唐書曰：章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嘗幸其院。章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其待遇如此。詩歌高古。宮中有元才子之稱。唐書曰：穆宗在東宮，

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是禩所爲。宮中呼爲元才子。荆南參軍崔潭峻歸朝。出連昌宮詞一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拜詞部郎中。知制誥。後遷翰林學士。唐書曰。李

文思精華。天下傳李謫仙之號。

唐書曰。李白天寶初。

至長安。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天上李謫仙人也。薦之玄宗。召至金鑾殿。奏頌一篇。詔供奉翰林。

齊名楊億。三入誇譽於禁林。

東都事略曰。劉筠字子儀。仁宗卽位。復召爲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

億齊名。當時呼爲楊劉三入禁林。

草詔褒忠。四句見褒於殿陛。

宋言行錄曰。錢宣靖公若水爲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狐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

句正道着我意。

辰和殿上之賦。才繼宣公。

唐書曰。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辰先成。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

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語伸之爲典。讓。

畢誠獻西河之謀。武兼李牧。

唐書曰。畢誠爲翰林學士。黨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卽用誠守西河。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

班冠玉笋。

韻府羣玉曰。唐蔣疑。美風標。朝士班號爲玉笋。宋言行錄曰。麟

筆宣皇澤洒春霖。

宋李昉禁林燕會詩曰。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

院置金鑾。韋執誼翰林志曰。置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

衣惹御香拖瑞錦。

蘇續志曰。十月朔日。賜對曰。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鵬錦袍。餘見上註。

李琪膺職。原於摘葉之

試詞。

北夢瑣言曰。李琪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宋梁時。果爲翰林學士。

辛生遷官。兆於抽筆之佳夢。

北夢瑣言曰。僞蜀辛彥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御閣之帖。

歐陽規諫於撰文。

宋言行錄曰。歐陽脩在翰林。仁宗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學士歐某之文。因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賜衣之詩。公權應聲於駐輦。

唐書曰。柳公權爲學

王從幸未央宮苑中。上駐輦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賜衣，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君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大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子開作魯公之

制。曾肇行述曰：曾文昭公肇，字子開，上命魯公相，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唐書曰：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詔勅。希白草惟演之麻。金坡遺事曰：錢惟演云：希白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

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自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翰林學士承旨

鄭綱草儲制，書立嫡以長之詞。唐書曰：順宗風禁不能言，時太子未立，中外洶懼，召鄭綱草立儲制。綱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綱之力也。方平居玉堂。三輔黃圖曰：禁內有玉堂。

漢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階砌皆用玉飾，故云。聞文章典雅之訓。宋史曰：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割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韓渥羨三島之歸

路。唐韓渥詩曰：紫殿承恩歲，金鑾入直年。人歸三島路，日過八花墀。三島謂蓬萊方丈瀛洲也。扈蒙詠五鳳於齊飛。廬陵詩註曰：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多識朝章，實徵充穎之博學。唐書曰：穆宗以杜充穎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召詢時事，乃取韋溥之微猷。唐書曰：韋溥為

承旨，與同寮蕭實、賈為宣宗器遇。易簡陳敬器之言。宋言行錄曰：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敬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敬器耶？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

念終如始。周萬世之業。幸甚。欲器見家語。元稹纂廳壁之記。元稹廳壁記曰。元貞元年。始命鄭公綰爲承旨學士。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則安可。十一賢之名。豈直日警哉。

直學士院

高麗之答詔已成。縉紳榮團扇之賜。

孫觀撰汪藻墓誌曰。汪藻直學士院。草高麗不許入貢。詔曰。壞管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久之。高麗謝表至。上拜公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詔。仍

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錫縉紳榮之。

循玉之碑文既就。簡要動天筆之褒。

宋言行錄曰。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玉碑。文成奏御。天筆楷其後。十八字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嘆嘉。士林傳翫以爲

寵。劉子儀扈從於乘輿。

蘇續志曰。乘輿奉郊廟承旨。得乘殿馬。自浴堂殿由內朝以從。劉子儀見上學士註。

朱勝非草詔於憑鼓。

中興係年錄曰。朱勝非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埶委。而院無几案。公

嘗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侍讀學士

王起著寫草十卷。

唐書曰。王起博洽。爲翰林學士。著寫宣十卷。時起侍講。有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卽以榜子。故名曰寫宣。

馮元上金華五箴。

東都事略曰。馮元爲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張

錫講書。飛白賜博學之字。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

李訓受職，宴享聞法曲之宜。

唐書曰：李訓為

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八，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五十萬之錢，安國膺賜於歸老。

宋史曰：楊安國為翰林學士，言裴繼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乃賜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毋入謁。

二

百疋之綵，崔郾承恩於進書。

唐書曰：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使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綵二百疋。

賢才同步瀛州。

見上翰林院註。

當時起三學士之號。

唐書曰：李紳能歌詩，諷誦多在人口，穆宗名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兄弟迭處禁密，天下羨二侍讀之榮。

唐書曰：高少逸繼元

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處厚入太液之池，乃講毛詩洪範。

唐書曰：韋處厚家藏書萬卷，舉賢良方正，與路隋為侍講，穆宗召入太液亭講，關雎洪範。

邢昺承便坐之命。

遂談禮記孝經。

東都事略曰：邢昺為翰林侍讀學士，真宗召講左氏春秋，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據傳疏數引之多，及時事，上甚嘉獎之。

國史院

子元史通之書，宜置座右。

南史曰：劉知幾字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

韋述紀事之籍，抱藏山南。

唐書曰：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

藏於南山，能存國史。

薛元起與三恨之詞。

隋唐佳話曰：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脩國史。

荀仲豫著五志之說。

荀悅漢紀曰：立典有五志

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仲豫悅字也。

魏謩切諫於觀籍。

唐書曰。魏謩詔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制史官。書事以明鑒。戒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以錯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亦書之。

南史執簡以直書。

左傳曰。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吝斛米之求。陳壽不作丁氏之佳

傳。陳壽本傳曰。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傳。

受黃金之與。魏收遂耀爾朱之虛名。

唐書曰。爾朱榮於魏爲賊。魏收以高氏出

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爲穢史。

崔浩參叙國書。直筆激怒於魏主。

北史曰。魏司徒崔浩。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詔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浩書國事。

備而不典。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忿。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浩誅之。

蔡邕乞成漢史。謗書見疑於王生。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董卓重邕才。厚相遇待。及卓誅。邕在司徒王允坐。言之而嘆。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

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付廷尉治罪。馬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且忠孝素著。誅之母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同。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

蒙其訕議。遂死獄中。縉紳諸儒。莫不流涕。

霓裳侍玉除。

唐遠史曰。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翫月。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柱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橘。其色如銀。詰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氣寒侵人。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

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其霓裳恐本此玉除殿階也。

維和尹子之句。

唐王維和尹諫議詩曰。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史書。

載筆窺金匱。

禮記曰。史

載筆。士載言。金匱以金爲匱。藏祕書耳。

禹錫送陳公之詩。

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直史館詩曰。遠取南明貴公子。重脩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臨到石渠。

監脩國史

長安徘徊之間，遂命討論其古區。

唐書曰：許敬宗監脩國史，高宗幸故長安，按蹕徘徊，視古區處，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討論古

宮室故區。

延英政記之詢，乃陳史官之實錄。

唐書曰：李吉甫為監脩國史時，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

纂述既濫，趙瑩請

資髦士之謀。

晉書曰：趙瑩為監脩國史，奏歷覽故事文冊之重，委在正人，編脩之官，擇諸髦士。毛詩曰：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註云：文王德純不已，故士皆成俊父之美也。

監脩太煩，知幾欲復國史之舊。

南史曰：劉知幾以監脩者多為國史之弊，奏記於蕭至忠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齊之董狐。

處黃樞之峻級。

黃樞黃門省也。漢丁博制曰：踐黃樞之峻級，總青簡之刊脩。

用彤管以紀言。

古今注曰：

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史官載事，用彤管以記事，彤管乃赤管筆也。

吟苦似猿，黃唐卿刻意於篇什，貌閑如鶴，王安簡沖澹於清神。

國史雖黃曰：唐卿王安簡李邯鄲謝

陽宴為編脩官，安簡神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戲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蔣又歷三世而紀言。

唐書曰：蔣又遷起居舍人兼史任，父子仲大中二年為史館修撰，借歷史館修撰。

彥威同四人以受

命。唐書曰：大中元年，以諫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蘇滌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中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止於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敬則兼修國史，能動韋子之褒嘉。

唐書曰：朱敬則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稿，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人。

吳均私撰春秋，徒窮劉生之詰問。

南史曰：吳均待詔著作私撰齊春秋

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帝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遵之誥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勅付省焚之。

編修官

詔刊延閣之書。高議平津之邸。

漢書曰：公孫弘封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年八十，終丞相位。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王維詩曰：端笏朝光殿，歷稔朝雲陛。詔刊

延閣書。高議平津邸。

祖禹守節，不謁荆公之門。

范氏家傳曰：公諱祖禹，司馬文正公脩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脩，供職祕省。時王荆公當國，范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善，嘗諭以荆公意，公竟不往見。

機仲直書。

豈改子厚之傳。

宋游降撰袁樞行狀曰：公字機仲，爲編脩官，分脩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事，歎曰：無愧古人之良史。

唐絢才優。

乎良史。

宋會要曰：唐絢言執政純用科名人，脩起居注，非故事未幾備注闕。仁宗遂特用絢。

彭乘望重於宿儒。

宋仁宗實錄曰：初脩起居，缺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

劉允濟。

慚班生之受金。

唐書曰：劉允濟爲著作郎，脩國史，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生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杜正倫效右史以乘簡。

唐書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

曰：朕欲出一言，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正倫曰：君舉必書，臣職當脩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絲杖迎春日，姚合麗詞。

唐姚合寄劉起居詩曰：九衢寒

霧斂，雙闕曙光分。絲杖迎春日，香煙接瑞雲。

晴窗檢白雲，杜甫佳句。

杜甫送田起居詩曰：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曉箭追移青鎖闥，晴窗點檢白雲篇。

職重西歸於玉殿，官清北

立於金爐。唐姚合寄問起居詩曰。官清立。在金爐北。杖下歸眠玉殿西。

古事問高仲舒。方欲力解中書之職。唐書曰。高仲舒博通典籍。與崔琳爲中人。書舍人。宋璟以古事問仲舒。今事關琳。

瑞有鄭仁表。豈宜疊叨記注之榮。唐書曰。鄭仁表豪爽有文。爲起居郎。以門閥文章自矜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二聯又出鄭仁表辭狀。

著作郎

孫綽爲文士之冠。晉中興書曰。孫綽爲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爲之冠。謝沉擅史官之才。晉中興書曰。謝沉爲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沉有史才。遷大著作。嬭母郎官年高。

見鄙於譏刺。楊松玠談藪曰。不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老。而諸佐郎皆名家子。年少。荀伯子朝之。常呼爲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何言嬭母。嬭母乳母也。上車著作學淺。遺羞於諺詞。顏氏家訓

曰。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諺云。上車不落。卽著作。起居何如卽校書。箴作乘輿。潘尼之聞望彌重。晉文士傳曰。潘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轉著作郎。造乘輿箴。後終太常卿。銘成劍閣。孟

陽之駿聲愈揚。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劍閣銘。世以爲能除著作郎。劍閣銘見下銘註。徐廣閱四部之書。續晉陽秋曰。孝武帝好覽文藝。勅著作郎徐廣科祕閣四部。見書曰。三萬六千卷。孔至撰百

家之籍。唐書曰。孔至曆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沖齊名。撰百家疑例。德言學同褚亮。文華見重於太宗。唐書曰。蕭德言歷著作郎。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

衰者。帝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程駿才謝姜公。際遇猶踰於西伯。後魏書曰。程駿拜著作郎。後魏獻文帝問駿年幾何。對曰。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今卿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才謝呂望。

而陛下尊過西伯。觀天假餘年。鳩六輪之効。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于渭陽。若披雲見白日。帝王世紀曰。文王襲父爲西伯。陳封作耆舊之傳。事文類聚曰。陳封作益都耆舊傳。武帝善之。命爲著作郎。張瞻募應難之。

篇。王隱晉書曰。張瞻字仲應。作應難篇。洪邁送王龜齡詩曰。直言飽誦劉賈策。太息爭傳賈誼書。顧君早晚歸遺補。莫戀王門久。曳裙。曳裙出鄒陽諫吳王。司空張華晚見稱善。命爲著作郎。

書。李華廳記。歎美藏室於循環。唐李華撰廳壁記曰。文之大司是爲國史。故駟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其來尙矣。登陟蓬萊之峯。循環藏室之粵。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歎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

東觀爲老氏藏。撰時政於外臺。樂城授黃廷堅制曰。左右史記言動之詳。紀言事於仙室。王融曲水詩序曰。書笏。室道家蓬萊山。宰臣記時政之要。以受東觀會而成書。珥形記言事於仙室。崔駟繼爲

於三世。後漢應亨讓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葉。著作不絕。卿族以爲美談。崔駟三世相。張來守義於八年。東都事略曰。張來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跡。亦各一世之良也。後漢書曰。駟子瑗孫寔也。爲著作郎。在館入

年。顧義自守泊如也。

著作佐郎

南郊作賦。晉中興書曰。郭璞作南郊賦。獻帝嘉其才。拜著作佐郎。賦云。矯凌鳥以偵候。整豹尾。西觀撰書。晉文士傳曰。束皙博學。於後屬武騎。乞以清道。被練煥。以波燭。彫顏世服。被髮左帶。駿奔在壇。不期而會。多聞爲著作佐郎。西觀

撰晉書。草創三帝。元濟作魯後之春秋。唐書曰。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宋魯敬播脩唐時之國史。唐書曰。敬播遷者。紀十卷。遂遷博士。哀公后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作佐郎兼脩國史。審言

受職。始於懽喜之詩。唐書曰：杜審言武后召之。賦懽喜詩，即授作佐郎。孟陽論官，原於濛汜之賦。晉文士傳曰：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傳。玄見而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饗，遂知名。

家著作佐郎濛汜池賦曰：蒼苔汎溢，脩條無幹，綠葉覆水，玄蔭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袍以煥爛，游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楚辭曰：日出自陽谷，入于濛汜。張華列傳曰：陳壽著述，除著作佐郎，時夏侯湛等欲作魏書，見壽所作，即嘆已善。史才優於閻生，鄒湛因形於推薦。晉書曰：閻纘博覽墳典，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著作，乃薦於祕書監華嶠。謝裕守介，豈

含愠於三句。沈約宋書曰：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謝裕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景熙自持，甘淹滯於十載。後周書曰：黎景熙拜著作佐郎，性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

為史官，遂十年不調。

為史官，遂十年不調。

祕書監

名興麟室。白孔六帖曰：唐藏書之地，有闔臺麟室。制起芸臺。魚象典要曰：芸香辟紙，魚畫故藏書臺稱芸臺。五絕英豪。鷓冠子曰：德及萬人者謂之豪，德過百世者謂之英。虞世南之才藝獨

盛。唐書曰：虞世南為祕書監，太宗稱其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四明狂客。太平御覽曰：浙東明州有四明山。賀知章之文藻足稱。唐書曰：賀知章授祕書監，自馬

融博通，三入東觀。華嬌集詔曰：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博通，三入東觀，非臣膚淺，所敢比述。馬融見下校書郎註。李邕廣覽，一見祕書。唐書曰：李邕見特進李嬌，自言讀書未徧，愿一見祕書，似直祕書，未

幾辭去。嶠試問。陳騃居官。寵膺紫章之綬。宋孝宗會要曰。淳熙間。孝宗幸齊賢致仕。願作白頭之翁。東都事略曰。張齊賢改祕書監致仕。

常出謁。其子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大人盡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曰。吾且作白頭老監枕書而眠。何必學賀老作流沙之服。時以為名言。荀崧宣明史書。東觀漢記曰。晉桓帝時。溫嶠舉荀崧為祕書監。曰。散騎當侍荀崧。文質彬

彬。思義通博。宜掌祕學。宣明史籍。師古邗正奇字。唐書曰。顏師古為祕書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衆有所惑。隨疑剖折。曲盡其源。樽前對月。柳誓刻木偶之形。隋書曰。柳誓拜祕書監。煬帝嘗召入

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恨不能夜召。乃命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象於警。帝每月下對酒。輒置於座。相與酌酢。而為歡笑。廳下隕星。三邵作端石之頌。西記雜記曰。西京祕書省廳事。前有隕星石。隋自咸陽移置於

此。王邵作端石頌。以贊美之。李至受祕閣於飛白。恩寵彌深。錦繡萬花谷曰。太宗飛白祕書二字。以賜李至。荀勗撰行書於遺忘。才華豐裕。晉書公讚曰。荀勗領祕書監。汲

邵冢中得行書。勗自撰。並入紅蘭之署。魚豢魏略曰。蘭臺祕書署也。偏親白玉之規。白樂天詩曰。並入紅蘭署。偏親白玉規。伯恭賀詞雕輿。曾識於高

柳。呂伯恭賀車駕幸祕書省詩曰。麟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紹安起詠晚節。自嗟於石榴。唐書曰。孔紹安為祕書監。高祖命侍宴。應詠石榴詩曰。祗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

時人。祕開曝書。薛公與鰲峯之詠。薛之奇和祕開曝書會詩曰。宴豆追儒雅。簪纓成禮容。中天開辟府。左海見鰲峯。木天供職。職官分紀曰。諸司舍屋。唯祕書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謂之木天。周

老吟鵬里之詞。周必大途祕監孫從之歸朝供職詩曰。早看鵬鷲萬里風。晚陪劍履大明宮。我合掛冠尋舊隱。君當補袂用新功。

祕書丞

嚴苞奏賦

魚豢魏略曰嚴苞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帝異之

李彪著書

後漢書曰李彪遷祕書丞分領著撰事自元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因事經年敘錄爲春秋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

姚察場

一人之名

隋書曰姚察爲祕書丞文帝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

王儉勤七志之撰

齊書曰王儉爲祕書丞上表求校墳典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名揚天水薛夏

厚遇於飛龍

魏略曰薛夏天水人也博學有才拜爲祕書丞文帝方與夏浴論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引夏出謂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其見遇如此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才超稠人稽紹見稱爲

野鶴

山公啓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稽紹平簡溫公有文思猶宜先作祕書郎紹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書曰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稠人中見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

祕書郎

竇威博學實起十年之功

唐書曰竇威授祕書郎不肯調者十年其學益博

左思虛心猶歎三都之賦

王隱晉書曰左思專思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蜀都賦云廓靈闕而爲

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吳柳賦云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嗽隘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魏都賦云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

文本元日奏頌

唐書曰岑文本除祕書郎元日奏藉田三

元頌文致華瞻

任敬休沐誦書

唐書曰任敬爲祕書郎每休沐合門誦書

五歲而見奇鍾會之聰睿明敏

唐志曰鍾會少敏慧夙成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五歲見濟上奇之正

始中爲三年不共語。惠開之惘朴無華。沈約宋書曰：蕭惠開家雖貴戚，而中服簡素，初爲祕書郎，祕書郎。書著作，華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之不同，比肩三年不共語。宋袁成月賦於禁中。

宋書曰：袁勤博學好屬文，爲祕書郎。陳後主召入禁中，使爲月賦，袁染翰立成。後主曰：觀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深見賞重。張纘觀圖籍於閣內。梁書曰：張纘爲祕書郎，因求不遷，欲徧觀閣內圖籍。

校書郎

楊炯因神童之入選。唐書曰：楊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居易以進士而補郎。唐書曰：白居易敏悟絕人，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馬融篤志十年，乃

成廣成之頌。漢書曰：馬融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頌曰：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儵儵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傅毅勤思累日，

遂成顯宗之篇。漢書曰：肅宗以傅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買遷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朝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于朝廷。子政得青藜以照書。見上。翰林院註。

楊終預白虎之考論。東漢人曰：楊終拜校書郎，上言宣帝論定五經於石渠閣，令宜如故事，於是招諸儒於白虎觀，考論異同。神雀作頌，蘭臺驚筆札之供。東漢書曰：賈逵自童幼在太學，諸儒

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顯宗時有神雀宮殿，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乃拜爲郎，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雍洛靈異曰：開元中，校書正字，俸祿微少，每乘驢入省，時有語曰：正字校

書，詠詩。神清韻遠，季翊足擬於衛公。唐書曰：孔季翊拜校書郎，陳子昂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公。唐書曰：衛次公器韻和雅，弱冠舉進士，吏部侍郎盧翰嘉其才，補崇文館校書郎。畫像留名，高彪

興慕於學者

東漢書曰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寮臨祖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以勸學者

文定屏事欲讀未見之書

樓攻魏集曰王文公定淮為校書郎既入館屏去人事益讀未見書

蔡

笈多才克訂文字之謬

後漢書曰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乃求正定六經文字自書冊於碑始立摹寫者車乘百千餘輛

清墨竄舊史永思昌黎之詞

韓愈和張徹詩

曰清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

紅梨憶校書遐想商隱之贈

唐李商隱贈諸校書詩曰清切曹司近玉除比來秋興復何如崇文館裏丹霜後無限紅梨憶校書

國子祭酒

鴻都填咽韓老唱石鼓之歌

韓愈石鼓歌曰憶惜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

壁水如環行中思橋門之路

史曰辟雍門外皆水圍遶以節

觀者門外皆有橋故曰橋門耳朱行中詩曰冠帶橋門路雍容俊士關斯文知未泯壁水尚如環

孔鄴足慰三軍之請帥

唐書曰孔鄴為祭酒時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中正此人

何在或曰祭酒孔鄴嘗論此事即日授嶺南節度使

欽明漫舞八風於宴酌

唐書曰祝欽明為祭酒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盧藏用嘆曰如是舉五經掃地矣

德基德仁賀氏興學行

文質之譽

唐書曰賀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為國子祭酒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吳申吳政正獻擅舉賢薦能之名

宋言行錄曰呂公王獻公公著為祭酒薦舉官博士皆殿其資

格限年齒所薦學官如吳政張載皆一世大儒吳申黃履亦顯於世

西膠席門

禮記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大舍殿陸方氏註曰周曰膠膠者饒也歸物者所以致其文也

延明漸寶劍之未砥

魏溫子昇為王延明讓表

臣聞寶劍未砥，猶乏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充石之勢。况才非會稽之竹，質謝昆吾之金。禮記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又曰：蛾子時術之。註曰：蛾子蟲之微也。王儉

愧蘭芷之乏馨。齊王融為王儉讓表曰：切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師貴道尊，有來攸尚。匪由闕芷，疇變入室之情。不自朱藍，何遷素

西膠席門，實應文章之宿。杜夷講經，皇子聞義於三席。晉中興書曰：杜夷以儒學稱。中宗以為

鄭穆請老，學生出祖於

東門。四朝國史曰：宋鄺穆以寶文閣侍制兼祭酒，六年請老。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篋出祖，汴東門之外。觀者如堵。漢臨江王傳曰：黃帝之子農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也。祭祖因饗飲也。

一位之元長。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克繩祖武。毛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註云：王承居官頭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擅三世之國師。梁書曰：王承好儒業，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陳，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學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為榮。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蘇通以研學書儒

為禮記祭酒，居于東庠，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誠堪蒼玉之佩。晉志曰：祭酒人師稱虛誕。後周書曰：虛誕本名恭祖，先為侍郎，帝詔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無忝朱衣也。

之榮。南史曰：南齊何胤為祭酒，擬所服，陸澄博古多據，亦不能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羣議乃用朱服祭酒，自此始也。千里之駒，推重於劉德。孔氏六帖曰：漢劉德，脩黃老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

駒。後拜國子祭酒。六軍之子，聽講於蕭昕。唐書曰：蕭昕為國子祭酒，請崇文學以立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藉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徒。

國子司業

芝蘭生於廟宇。黃簡肅不奏祥瑞之章。

宋黃簡肅公中行狀曰。公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答。則陰畫以聞。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官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

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蟋蟀誦於殿廷。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矧矧。註云。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也。

郭山暉

深寓規諷之意。

唐書曰。郭山暉爲司業。中宗常引近臣及學士宴集。令各効伎藝。以爲娛樂。山暉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乃誦鹿鳴蟋蟀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答。

大寶著證義十卷。宋

澹庵集曰。王太寶知袁州。暇日尋理舊所著述。得周易證義十卷。表進。上謂宰相曰。王太寶所進書。深得經旨。其以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召賜五品服。

張參寫先聖九經。

唐書曰。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嘗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延見學徒。師點堪司成之貳。

宋言行錄曰。施師點字聖與。公之爲司業也。諸生固已仰服。公曰。上堂延見。勉之學。古且務講求治亂之體。使可爲世用。士論歸之。

刊定儀注。叔夏稱樂正

之官。唐書曰。韋叔夏遷司業。制自今。司禮所脩儀注。並委叔夏刊定。

后山之送詹公。仰長驅於熟路。

陳后山送詹司業詩曰。才雖孰爲吾君惜。果滿寧容我輩先。熟路長驅聊緩步。百金一發不虛弦。

昌黎

之思寶子。想象服於儒宮。

韓愈祭寶司業文曰。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命守高平。令制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

國子監丞

張戒愛君憂國。遂上八千之言。宋言行錄曰。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朕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自欲賞之。宰相趙鼎不答。沈與求曰。陛下如此。何患不聞盡言。

履貞睹樹徵祥。乃成連理之賦。唐王履貞作丞廳連理樹賦曰。靈臺崇崇兮。洞膠輻以綿延。中有珍丞木兮。鬱森森以莘莘。託根講棘之宇。垂陰夫子之牆。雜庭槐以爲列。偶仙桂而成行。

國子博士

熊子掃門。忽生家人之怪問。北史曰。熊安生初仕北齊。爲國子博士。武帝入鄴。安生遂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戴憑奪席。迺起羣臣之

論經。後漢書曰。戴憑習京氏易。年十六。爲博士。尋拜侍中。後正旦。百僚畢集。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坐五十餘重。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康衡說詩以解頤。後漢書曰。康衡好學。家貧。

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詩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康說詩。解人頤。元帝時。爲博士。朱雲講易而折角。漢書曰。朱雲授易。頗有師道。是以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

與抗。會有薦雲者。召入論難。連在五鹿右。故諸儒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由是拜爲博士。禮記註曰。成均太學之名。實誇八世之榮。漢書曰。歐陽欽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爲博士。羣籍博

通。獨號九經之庫。唐書曰。谷律那爲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公孫待詔於金馬。漢書曰。公孫弘對策第一。入見。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法上獻。有詔立於魯班。甄宇宣名於瘦羊。東觀漢記曰。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復爭。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爲號。桓榮年

門外。則更名曰金馬門。

躋六旬始得說書於詔爵。後漢書曰桓榮年六十餘世祖召令說書甚善之每朝會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拜博士王式諫陳三百竟以不冠而請歸。

漢書曰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廢式繫獄當死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使者以聞得講死論後徵爲博士式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冠竟謝病歸。

先賢傳曰漢文帝時申公爲詩最精以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李覺講泰卦之旨。東都事略曰李覺選博士太宗幸國子監詔覺講易之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改判國子監易曰天地交泰后以成財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張禹研窮於論語。漢書曰張禹甘露中諸儒薦之有詔蕭望之問禹對曰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精習有師法乃試爲博士彭祖探索於春秋。前漢書曰嚴彭祖與顏

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安國治書深釋壁藏之簡。漢書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茲多於是矣後以明穀梁春

秋爲博士又魯恭王壞孔子宅壁中得古人經傳。戴聖說禮誠罄石渠之功。漢書曰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數百言號曰后氏曲盡記授梁戴德廷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傳聖號小戴以博

士論石渠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漢施雠傳曰與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以藏祕書也。徐文遠徧覽史經。隋書曰徐文遠博通五經後許善心薦爲國子博士蓋文懿發揚風雅。唐

曰蓋文懿爲博士時高祖引於祕書省學教授王公之子文懿嘗開講發毛詩題公卿成更相問難發揚風雅甚得人之致敬。杜子美與詠恐罹投閣之危。杜甫贈鄭博士詩曰先生有道出

親滌器于雲識字終投閣漢書曰楊雄字子雲王莽誅豐父子辭所連及時雄皮日休移書欲塞伐檀之刺。唐皮日休與博士書曰西域氏之教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皮日休移書欲塞伐檀之刺。

唐皮日休與博士書曰西域氏之教

親滌器于雲識字終投閣漢書曰楊雄字子雲王莽誅豐父子辭所連及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親滌器于雲識字終投閣漢書曰楊雄字子雲王莽誅豐父子辭所連及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親滌器于雲識字終投閣漢書曰楊雄字子雲王莽誅豐父子辭所連及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親滌器于雲識字終投閣漢書曰楊雄字子雲王莽誅豐父子辭所連及時雄

其徒日以講習爲事。吾之視太學，足以爲西域氏之羞矣。奚不日戒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太曉。毛詩曰：坎坎代檀兮，實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飭兮。

八重之席。褒嘉於殷亮之明。

經。殷氏世傳曰：建武中，殷亮拜爲博士，遷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則席嘉至八九重。帝嘉之曰：學不當如此耶。

五郊之儀。

禮舍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正兆。謀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參議於董

鈞之卓見。後漢書曰：董鈞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酒，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並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時稱通儒。

太學博士

議七朝之迭毀。謝沉被召以質疑。

晉中興書曰：康帝即位，議七廟迭毀。於是以太學博士徵謝沉，質疑滯也。

拔六儒之英豪。馬光顯名於授職。

隋書曰：馬光爲太學

博士，嘗因釋奠高祖幸國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堂講禮，諸儒生以次論難，皆當時愿學，先剖析疑滯。

王恭講莊敬之禮。

唐書曰：王恭少篤學，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太儒，每講義，必暢恭所說禮。

記曰：莊敬中正禮之質也。

邦彥論下武之時。

宋史曰：權邦彥爲太學博士，徽宗幸學，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明理暢，毛詩曰：下武正禮之質也。于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此詩美武王能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慙綴宸

班五色瞻光於遠望。

宋宋元章呈時宰詩曰：曉起初馳朱雀路，霜華初綴紫宸班。百寮舉處瞻丹陛，五色光中望玉顏。

重來學省，一茅屬意於經營。

王安石至學省詩曰：平生擾擾復膠膠，學

省重來歲又交，何如眷戀米五斗，便可經營把一茅。埤雅曰：茅，先王用之以縮酒，禮記曰：縮酒用茅明酌也。茅，明也。故縮酒用茅，謂之明酌。

李絳陳書，獨傷倚席之誚。

李絳請崇國學士疏曰：博士有倚席之譏。

伯恭謝

啓深奮玩心之功。呂伯恭謝宰相啓曰。名卦成均之屬。號爲儒者之先。苟訓迪漸摩之本。曾拂玩心。則呻吟佔畢之餘。焉能塞責。千年蠹簡。儼輪毫髮之勞。一世龍開。庶答立山之施。

國子助教

賣藥京師。詩詞結於左右。東都事略曰。潘閔賣藥京師。好交結。帝左右有言其能詩者。因召見。賜及第。授國子四門助教。授經皇子。純厚習於儒風。北齊書曰。劉執思。國子助教。以經文授

皇太子。正直純厚。有儒者之風。

太子助教

雍丘對治道之詞。竟無言於西祀。東都事略曰。邢惇以布衣召對。真宗東封還雍丘。問以治道。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四門助教。蓬室備揖讓之位。懷舊

俗於江南。柳宗元送浚助教蓬屋題詩序曰。河間浚士燮。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詩云。僉謀定於朝堂。

降麻授四門之職。唐書曰。李德裕爲平章事。時文宗欲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帝乃授以四門助教。連伏薦於禁掖。滿宮忍一家之貧。柳宗元贈敬睦助教詩曰。

禁掖人知連狀薦。國庠官滿一家貧。漢制曰。內至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應劭註曰。掖者言在司馬門之旁。掖。

太子太師

晨謁金墀。文選曰。金墀。玉箱。遂奮忠蹇之志。夜隨銀燧。韻府羣玉曰。有衣之戟曰燧。唐詩曰。鐵符行警曙。銀燧未開關。益敦調護之功。唐許敬宗除太師。制曰。晨謁金墀。事功於忠蹇。夜隨

銀燧。義先述四皓於詔書。欲壯承乾之羽翼。唐書曰。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魏徵。遣傳太子。慰天於調護。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爲助。我賴公

其義也。公雖臥病。可擁全之。四皓見上太子註。登八座於宴饗。足徵盧鈞之威儀。唐書曰。盧鈞爲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嘆。趨迎於崇賢之門。

晉書曰。東宮舊事。太子詣崇賢門迎師傅。高居於詹事之府。唐書曰。馮定爲太子詹事。時鄭覃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會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之。推美之。

太子少師

黃鴈奉進。張揖廣雅曰。鴈。瓜屬也。陸機瓜賦曰。其種有括樓。定桃。黃鴈。白傳玄骨素椀。狴首虎蹄。竟啓讒邪。謗毀之端。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初弱。持以黃鴈。詔奉之。時謗祚者。號爲黃鴈少師。

兩李別居。遂興靖安永寧之號。職林曰。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一曰靖安。一曰永寧。李綱步輿於閣下。唐書曰。李綱素有脚疾。爲太子少師。太宗時。賜步輿。令乘至閣下。

敬宗乘馬於禁中。唐書曰。許敬宗爲太子少師。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給錢遣王起之差。唐書曰。王起遷太子少師。以其家貧。特詔割仙韶院月料錢添給。起理家無法。俸料

入門。即為僕妾所有。議者。願詔重蕭俛之德。職林曰。唐文宗議選舊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召蕭俛。

太子太傅

朝佩蒼玉。

晉官品令曰。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賀循躬訓乎儲宮。

晉中興書曰。賀循為太子太傅。詔曰。循清真履道。居身以中約為本。立德以仁遜為行。躬訓儲宮。默而成化。

諫嗜鮑

魚呂望致嚴於登俎。

見上教。儲注。

資劉熙以講大義。聞名聘鄭元之賢。

三國志曰。吳程乘事鄭元。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博通五經。權聞其名。儒以禮召。拜為太子太傅。

斥陰識以進忠言。拜爵旌張佚之直。

東觀漢記曰。顯宗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皆言陰識可。博士張佚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欲為天下。則固宜得天下之賢才。帝曰。傅者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

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榮為少傅。

襲箕裘於關右。于志寧因賜第而謙恭。

唐書曰。于志寧遷太子太傅。蒙賜第。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乞申私讓。

講經籍於

堂前。山巨源入東朝而盡職。

晉書曰。山濤為太傅。講於宣武堂。東步輦導太子。

慎脩節操。改容召見於張溫。

吳志曰。張溫少脩節操。孫權聞之。召見占對。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尋拜太子太傅。

自守寬和。公平推重於石奮。

史記曰。石奮恭謹。孝文時。太子太傅。缺。選可傅者。皆推奮。遂拜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西向謝太子。崔光之寵彌隆。魏書曰：宣武帝欲以崔光爲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光不敢答，惟西南拜謝而出，乃授太子少傅。三世傳東宮，薛氏之門愈盛。吳志

曰：薛綜爲太子少傅，子榮，孫皓時爲少傅，及晉平質輕蟬翼，周伯仁懼任重之艱。晉中興書曰：周顛字伯仁，拜太子少傅，上疏曰：臣學不通經，欲使內管銓衡，外參傳訓，實

吳子兼事元帝爲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明矣。恩渥輜車。晉輿服志曰：漢貴輜車，而賤輶車，輶車乃載衣物車也。相春卿誇稽古之力。後漢書曰：桓榮字春卿，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

稽古之力，可不勉哉。長駿竭誠於輔導。王隱晉書曰：華廐子長駿，遷少傅，得輔導之義。王丹守節之堅剛。東觀漢記曰：王丹爲太子少傅，蹇蹇正直。三至寢門。禮記曰：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餘詳上太子註。常誦蕭圓之語。後漢書曰：蕭圓爲少傅，乃作少傅箴曰：愛惜日力，寸陰毋棄，親膳再飯，寢門三至。先入鮑肆。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遠稽傅立之箴。傅立作少傅箴曰：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芷不芳。饗宴三傑之賜詩。源乾曜拜恩，彤陛見上御宴註。

乞辭四月之不雨，張行成加賚黃金。唐書曰：張行成拜太子少傅，永徽四年二月至五月不雨，行成懼，乞致仕，答曰：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物，勿復辭，行成固請。

太子太保

謂朝五奏，遂兼輔弼之官。唐書曰：張茂昭請入覲，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又恩奏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特令分班，何嫌臺省之後。國史曰：宋玉溥罷太子太保，故事一品班於臺

會之後太祖因見溥曰溥舊相常
龍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

子真開府而陟職

王隱晉書曰劉寔字子真以特進開府加太子太保

荀組特進以遷官

晉中興書曰懷帝以荀組為侍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蕭瑀進秩於春宮遂聞尊禮之訓

唐書曰蕭瑀為太子太保太宗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

陸馥抗言於京兆乃獲直臣之褒

後魏書曰顯祖

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陸馥抗言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臣請勿
頸殿廷有死無貳帝意解語曰馥直臣也其能保我子遂以為太保

太子少保

歡會賦詩遽問門前之客

唐新語曰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譖其好酒妨政事元宗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人服其量

移牒取樂遂

謀殿上之臣

唐書曰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少保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聘會享不作焉至是中人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令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懦怯不任事故以散秩處之

太子詹事

總務宮端

魏志曰置詹事領東宮衆務南史曰江總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光榮歸於謝琰

晉書曰謝琰征羌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

弼諧儲副

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禮儀峻

於王恭

晉起居注曰武帝以王恭為太子詹事恭讓表曰今日王儲始建四方是式宜妙選賢才盡一時之勝唐大詔令授李寬冊曰弼諧儲副必俟才英總務宮端允資忠盡漢朝選德禮儀峻於寶廟晉代任賢光榮歸於謝琰

御極大君

竟忘情於詹事之約。晉書曰：羊琇少與武帝相愛，常謂帝曰：若得天下，用我。新登儲貳，暫屈階於長史之除。唐書曰：高宗為皇太子，轉

李勣太子詹事，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詹事長，故有此除，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寶嬰貴顯於西京，西漢書曰：寶嬰，太后兄，陸曄馳名於東國，寶嬰戚貴於西京，陸曄

鳳嘉於東國，伊人之美，方曰：薰陶德行，劉憲薦元亮之才。唐書曰：劉憲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曰：侍讀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陸曄馳名於東國，寶嬰戚貴於西京，陸曄

辭華，江總愧園綺之實。陳書曰：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切謂非宜，後主深以為恨，園綺，漢四皓名也。姚珽進疏。唐書曰：姚珽遷詹事，節

上書諫中，孔霸授經。漢書曰：孔霸以經授太子為詹事。指檮床之黽，盧公得微意於張說。唐書曰：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侯父下朝而

得詹事矣，和腥膾之鼎，唐儉慙審喻於李生。唐書曰：李綱為太子詹事，會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鼎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腥，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喻，則屬剛矣。鄭縱列上僚

於龍樓。唐書曰：鄭縱字利用，為太子詹事，不榮，制曰：龍樓上僚，漢書曰：成帝為太子居桂宮，上召入出龍樓門，張晏注曰：樓上有銅龍，故謂之龍樓。楊珧立清班於鶴禁。晉書曰：武帝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乃用黃門侍

郎楊珧為詹事，掌東宮之任，張偉制曰：宮坊清班，鶴禁見上，誕皇子註。

諭德

飲酒遲歸。敦實與中使之嘆。

宋言行錄曰。魯質肅公宗道。爲諭德。一日。眞宗召使者及門。公在酒肆中飲歸。中使曰。上若怪。當託何事。公曰。以實告。中使曰。然則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嘆而去。眞

宗果間使者。具如公對。自稱臣審問。尊寵動東寮之詞。唐書曰。德宗拜崔辛爲諭德。辛曰。臣不識朝。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唐書曰。德宗拜崔辛爲諭德。辛曰。臣不識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東寮。楊礪受知於襄王。東

事略曰。眞宗爲襄王。以楊礪爲記室。王甚重之。及建東宮。兼諭德。陳薦見擢於穎府。東都事略曰。神宗爲穎王。以陳薦爲記室。及神宗爲皇太子。擢右諭德。

司經局

章奏作草。江應元推重於同官。

張隲文士傳曰。江統字應元。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表奏議。輒爲同官所推。常爲之作草。文雅登朝。荀道玄重光於累葉。荀氏家傳

曰。荀邃字道玄。拜太子洗馬。戴若思特見欽重。作詩頌之。曰。洗馬荀道玄。既累葉重光。才經文雅。所以弱冠登朝。

常子議十千之給。祿秩遂定於桂坊。唐書曰。常袞爲相。先是百官祿薄。乃與楊綰奏請加之。時韓滉

判度支。袞與滉各聘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洗馬但給十千。其輕重任情如此。唐書曰。神龍二年。改司經局曰桂坊。

周捨拔九二之賢。才望奚拘於甲族。易曰。九二。遇王于巷。無咎。梁書曰。東宮官皆取甲族。有才

望者。時庾於陵與周捨並擢洗馬。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美之。

家令

沈約侍宴於殿廷。宮人識座中之客。梁書曰：沈約嘗侍宴武帝，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太子宫人，帝問識座中客否，曰：唯沈家令約伏地流涕，亦悲焉，爲之罷酒。譙周陳言於墀陛，後

主媿郊外之遊。蜀志曰：後主爲太子，時以譙周爲家令，後主頗出遊觀，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宮體倡號於徐

摛，文華益勝。梁書曰：徐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爲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別，春坊盡學宮體之號，自斯而起。智囊與譏於晁錯，術數彌滋。見上教諸注。

宮僚

賦詩鸚鵡，袁淑嘆謝莊之雄才。宋書曰：袁淑爲太子左衛率，謝莊爲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淑文冠當時，作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謝莊賦

曰：華景夕暎，容光晦鮮，煥若輕電，集場圍，曄若天桃，被王園，月圖光於綠水，雲寫影於青林，迴還風而雙翻，霑清露而調音。益乏芝蘭，蔣儼譏遊巖之虛譽。唐書曰：蔣儼，太子右衛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洗馬，在宮無

所補，儼貽書責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將輔導儲貳，漸染芝蘭爾，足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遊巖不能答。騎射空傳於四友。吳志曰：孫登，權稱尊號爲皇太子，以諸葛恪爲左輔，張體爲右

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都尉是爲四友。音樂角勝於兩朋。見上教諸註。教楚箴以春秋，士璽聞叔時之說。國語曰：楚莊王使士璽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

善之也，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對曰：教授唐弘以禮記，郭瑜諱商臣之篇。唐書曰：孝敬皇帝弘爲太子，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

此事臣子所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曰。孔子曰。柳肅進諫於趨宮。隋書曰。柳肅遷太子僕。太子廢。坐爲民。後帝語及庶人罪狀。段遠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進章讎。太翼於

宮中爲巫蠱事。肅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願勿納。唐書曰。邢文偉遷太子典膳。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之庶人不憚。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聞之。令面拆我。文偉上書於減膳。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殿下近者未甚延納。謁見。但

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魏略曰。卞蘭贊述太子賦曰。明明太子。既睿且聰。猗猗左平。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右如虎如龍。天下延頸。歌頌德音。創法萬載。垂此休風。仰王褒之

獻箴。周王褒太子箴曰。秋坊通夢。春宮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文昌著於前星。桓鬯由於守器。庶僚司箴。敢告昏寺。唐書曰。章溫兼太子侍讀。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

子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鷄鳴。魏志曰。何夔爲太子太傅。每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遂稱疾。月朔入見。太子正法服禮焉。賈生作保傅之書。

稽古明敬於夕月。賈誼新書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及太子既冠成人。晉史誦詩。上誦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三代之禮。

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魏志曰。邢顛爲平原侯植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禎曰。邢顛劉禎羨家丞之實。自慙見採於春華。北土之彥而禎禮遇殊特。顛反疎簡。觀者將謂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

家丞之秋實。

御史臺

豸冠劾邪。東方朔神異經曰。獬豸性忠而邪則觸之。東漢輿服志曰。獬豸神羊也。楚王獲之以爲冠。及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鷺車察罪。張知白唐臺儀曰。舊制御史以鷺羽飾車。以白鷺見淵中魚之象。御史察微隱

之。統八印之重。唐臺儀曰。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謂之八印。列三告之官。會要曰。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宅南臺以振嚴明。通典注曰。北齊王高澄用雀進爲御史中尉。謂之曰。卿處南臺。當使天下肅然。開北門而取肅殺。鄴都故事曰。御史臺在宮闈西南。其門北開。取東肅殺之義。尸子曰。秋爲禮。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

漢郊祀歌曰。捧白簡以待旦。臺閣生風。漢書曰。博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燦繡衣於登車。郡州飛霜。漢書曰。暴勝之

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蘇味道詩曰。盛元特青裘。殊章動繡衣。風連臺閣起。霜就簡花飛。元希聲四言曰。蒼玉號佩。繡衣登車。朱博柏府。常棲數千之鳥。漢朱博傳曰。御

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去夕來。仲儀蘭臺。時羨獨擊之鶴。宋言行錄曰。王敏懿公素字仲儀。翰林名談曰。王素爲憲臺。風力甚勁。時號獨擊鶴。埤雅曰。鶴拳堅處。大如彈丸。俯擊鳩鴿食之。捷於鷹隼。七貴

望重。李肇國史補曰。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待御。監奏。含元殿用八品。宣政殿用七品。紫宸殿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六察規嚴。唐會要曰。太和七年。敕文云。御史臺所置六察。

分糾。形駒出良禁中。蒼玉鳴於朝列。褚亮詩曰。白簡光朝列。形駒出禁中。蒼玉見下中丞註。室奸防僭。題名記陳賈之言。宋陳賈御史臺題名記曰。噫。世移烏紀。俗變鴉

居。厲法懸而有爲。五刑設而並用。御史之職。雖能廢焉。所以防僭濫而窒好邪也。表正繩回。恪職詠良器之賦。張良器烏臺賦曰。士有利於鴻漸者。觀乎憲臺門。凌晨而多出。獨夕陽而烏來。旌良表正。彈惡繩同時爲搏擊。

吁可
長哉。

御史中丞

秉憲轂下。

漢谷永疏曰。薛宣前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茹柔。舉錯時當。

享玉佩絳幘之榮。

通典曰。宋中丞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執法殿中。

漢書曰。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受銅印青綬之寵。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

淮之稱青箱御史。

南史曰。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家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命御史中丞。自彪之至淮之。四世此職焉。

僧虔號烏服郎官。

南史曰。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

崔鴻明公重望揚於老虎。

晉書曰。崔鴻爲中丞。明法直繩。無所阿避。號爲老虎。

任昉

世族登門貴於遊龍。

南史曰。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讌者。殷芸。劉焘。劉儒。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

殿上進唐書。畢讀士良之傳。

九朝通略曰。豐稷爲中丞。宦官浸盛。稷懷唐書。

上殿爲上讀仇士良傳數行。

袖中懷直疏。忽生司馬之驚。

聞見錄曰。宋王介甫初拜參政。呂獻司馬御史中丞。將入對。司馬溫公問曰。今日欲言何事。呂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奈何。

論之。呂曰。王安石好執偏見。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未幾變法。百姓騷然。溫公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

膽寫彈文。京都爲之紙貴。

徐騎省志曰。江文蔚常爲御史中丞。國朝自王義後。曠數百年。

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權右振。朝野喧騰。膽寫彈文。爲之紙貴。

劾邪奏藁。朝野畏其筆端。

晉中興書曰。劉琨恃性使氣。尙人爲御史中丞。甚得意。彈肅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莫不畏其筆端。

推賢讓

能。天下羨二臺官之薦。

東軒筆談曰。孫參并爲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違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言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高位尊爵。京

師誇三獨坐之名。

見上尙書令註。

寬厚異於集鷹。無損僧孺之夙望。

文宗實錄曰。上曰。牛僧孺可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夙望。上曰。鸞鳳與鷹集事異。

分行參

於瑞獸。堪誦宗元之詩詞。

柳宗元詩曰。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鴉。瑞獸乃獬豸也。

李彪追汲黯之餘風。

北史曰。後魏李彪。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也。

裴度舉崔從以自代。

唐書曰。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裴度爲中丞。用從自代。

清簡肅權豪。時慕江總之贈。

宋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故人名宦高。清簡肅權豪。

憲綱懲

違慢。世傳傅咸之箴。

晉傅咸作中丞箴曰。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

傳御史

弘義垂白兔之號。

唐書曰。王弘義遷侍御史。始賤時。求倭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縣集衆捕。遂哇廡無遺。內史李昭得曰。昔聞蒼鷹獄史。今見白兔御史。

桓典揚驄馬之名。

後漢書曰。桓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

避。常乘驄馬。京師畏之。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乘驄馬御史。

隴蜀未平。輒乘輿以直諫。

見上尙書令註。

洛陽至止。埋輪軌以除姦。

後漢書曰。張綱爲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

朝廷寵臣。劉敞無截角之懼。

晉書曰。劉敞遷侍御史。武庫失火。尙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敞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敞曰。天子法冠。

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

夏州節度温造動落膽之驚。

唐書曰。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奏。侍御史温造彈之。祐趨出。侍罪服戰流汗。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

心動。今日膽

寫幽州之圖於李生。

後漢書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所過者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陳遼東之狀於賈子。

唐書曰。賈言忠爲侍御史。時有事遼

落温御史矣。

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上大悅。

易簡詠貞柏之勁。

李宗諤續通典曰。御史臺前有兩株柏。杜易簡贊曰。爰有貞柏。徒植清臺。巒條霜勁。蠶葉風開。

岑參嘆柳條

之黃。岑參送裴侍御詩曰。臺寒柏樹綠。江暖柳條黃。

度峻載豹車以驅馳。決長安之大獄。

王隱晉書曰。度峻爲祕書丞。遍觀古今。見聞益廣。長安大獄久不決。轉峻侍御史。斷之。朝野稱慶。大駕屬車八十一

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侍御史載之。

陳翔服豸冠於峨聳。劾貴戚之失儀。

後漢書曰。陳翔拜侍御史。元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冀理其罪。人奇之。豸冠。見上御史臺註。

志暗

堅剛。燕雀驚皂鵬之視。

唐書曰。王志愔爲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懼。時人呼爲皂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鷗鷺之見燕雀也。埤雅曰。鷗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鵬。

仁約特立。鷹鷗豈衆禽之儔。

唐書曰。章仁約除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免之。仁約曰。鷗鷗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具耳目之官。故當特立耳。

殿中侍御史

崔仁師治獄無冤。芳聲揚於海內。

唐書曰。崔仁師拜殿中侍御史。青州有謀逆者。有司捕支黨係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他悉原縱。大理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人恕。豈有知枉

不申爲身謀哉。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宋游道見惡能討，令聞顯於臺中。」南史曰：宋游道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道。趙清獻符

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鐵面之稱。蘇文忠集曰：趙清獻公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爲鐵面御史。杜莘老得骨鯁之譽。中興係年錄曰：杜莘老爲御史，極言無隱，取衆所指，如王繼先、張去僞輩，悉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

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武夫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鯁魚骨也。

治書侍御史

青囊盛印，思澄秉侍御之權。南史曰：何思澄拜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端笏整容，柳或詰貴臣之罪。隋書曰：柳

或爲治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塗貴重，常以小禮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柳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孫伏伽領內旨之降，喜色不形。唐書曰：孫伏

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其家，無喜色。頃之子弟驚伏，伽徐起見之人，稱其有量。謝幾卿惡南奔之名，臺事廢馳。梁書曰：謝幾卿自尚書三公，郎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

復理。事略不

監察御史

顏清臣開釋於獄中下車降雨。見上陸方元安輯乎嶺外擊楫息風。唐書曰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不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

神豈害我。連命濟而風息。獻謀討賊時播四其之名。唐書曰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直諫納忠夜加二階之秩。

唐書曰韓貫彥為監察御史。昌章繻韋貫代入西臺。唐書曰韋貫之始除監察御史舉弟繻自代時議不以為私及轉右補闕繻代為監察楊假楊收並居憲府。唐書曰楊

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假楊收並遣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中灘鴻鵠之飛。遷官何俟於旬日。劇談曰河南伊缺縣前每條佐有入臺者即

忽報灘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可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鴻鵠。僧孺祝曰。既成有灘。何惜鴻鵠。言訖。一雙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陳昭裕建州圖經曰。鴻鵠於水渚宿。既少若有勅令也。而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歷囿按狀。

見名憶趙涓之賢。唐書曰趙涓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與東宮稍近代宗疑之涓周歷囿按狀捲簾對言。聞奏識嘉貞之略。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

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鏡裏剪白之傷。何尉班級。唐書曰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

奏曰。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觀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連令捲簾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唐書曰。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探訪使。薦嘉貞才堪憲官。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院中叢竹之詠。甘耐歲寒。劇談曰。唐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叢竹詩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

遊小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獬豸之角。初見觸邪。見上御史臺註。鷄栖之車。還聞嫉惡。後漢陳蕃傳曰。朱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及匡兄

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